

也都会因情境不同而染上不同的色泽。伊凡回忆童年时光的小河，是一条充满欢乐与幸福的彩色的河；他牺牲后出现的林边小河，则近于墨色，毫无生气，变为死亡的征兆。同是森林，小桦树林，显现出清新与快乐的氛围，“阴沉的云杉林”，则预示着不祥事端的将出现。《索里亚里斯》里的暴雨、树林、老屋，也都带有主人公克里斯·科文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及不堪往事的忏悔色调。这里，无论是何种方式的表情达意，塔尔柯夫斯基都能做到“景以情合，情以景生”，融情于景，化意入

事，布设自然，意味醇厚，集中体现了银幕诗人对诗电影的探索所作的有益贡献！

① A·塔尔柯夫斯基《用时间雕塑：对电影的思考》

② F·弗尔达姆《荣格心理学导论》

③ A·塔尔柯夫斯基《为了崇高的目标》

④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⑤ 查希里扬《银幕的造型世界》俄罗斯《文学报》1992年4月22日

⑥ 钱钟书《谈艺录》

⑦ 陈洵《海绡说词》

⑧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倪培强《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一文，认为每被沿用的马克思这一说法，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选集》第1卷18页），仅就这一方面还不能完全说明人的本质及其差别的根源性。

他说：事实上，我们既要看到实践在人的本质形成和变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和根源性的作用，又要看到社会关系在人的本质表现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差别性的作用；既要看到实践在构成人的本质中的核心地位，又要看到社会关系在完整构成人的本质中的不可缺少的地位。只有把实践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深刻地说明人的本质。

总之，人的本质是以实践为核心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作家的“边缘化”

刘心武在《求而不追》（《文艺争鸣》1994年5期）一文中指出：

在这几年所出的新书里，算得上“呕心沥血”的，是长篇小说《四牌楼》。它开笔于1986年，1987年、1989年停顿，1991年重弄，毁掉已有手稿的大半——不是不得已，是自己不满意，这样又断续地写到1992年，终于完稿，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无非是把自己想写的，尽量写得自己满意罢了。

我是一贯主张为读者写作的，但我自知，我不仅不可能成为所有文学读者的宠儿，甚至也不可能拥有非常庞大的读者群，都说文学和作家近些年越来越边缘化了，我也作如是观，但我心平气和，我算是一度比较接近“中心”的，我并不胜任那样的位置，“边缘化”于我说来，是有如将缸养鱼抛入了河沟，我感到更自如了。

## 众口评说“散文热”

李丹在如题一文中（《光明日报》94年10月17日）对当前的“散文热”，访问了一些学者、作家，对散文创作和出版为什么会热起来这一问题，作了如下报导。

钟敬文、林非等说：散文是个性化文体，建国以后一直强调阶级斗争，所以散文无法流行。今天社会气氛比较宽松，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写作不一定篇篇“文以载道”，这就给作家以充分的施展天地。

孙玉石说：现在，连我也不读诗而去读散文了。在现代社会里，读小说，尤其其中长篇小说，太慢，太费劲，读诗歌又太难懂，太贵族化；只有读散文是种休息。只有散文比较接近真实生活和个人情感，这大概是多数读者偏爱散文的原因。

徐晓村说：目前社会整体情绪浮躁，人们为物质利益奔波忙碌，需要一种快餐式文化，于是散文应运而生而热。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容易唤起读者共鸣。一些执着的作者继承鲁迅传统，针砭时弊，揭露黑暗，读来也很过瘾。